

21世纪新校园小说丛书

21SHIJIXINXIAOYUANXIAOSHUOCONGSHU

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

韩
辉
光
著

NUHAIMEIYONGYI

女孩 没 泳衣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NUHAIMEIYONGYI

女孩没泳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韩辉光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没泳衣/韩辉光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ISBN 7-5353-2759-1

I. 女... II. 韩...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N. 1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305 号

书 名	女孩没泳衣				
©	韩辉光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 印 厂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6000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7.875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5353-2759-1/I·616			定价	12.8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自序

教师一发表作品便跳出学校，像会飞的鸟儿离开窝。个个飞得高，令人羡慕。有人问我为何不飞，以为有翅膀都能飞。我 1980 年作品问世已年逾不惑，当作家已太晚，飞也飞不动。

我也不想飞，我习惯于校园生活。我来自农村，又两度下放农村，心比乡间旷野静。这 20 余年静静地活了一把，静静地教书。身在校园写校园，第一个短篇集子取名《校园喜剧》，第二个短篇集子取名《校园风景》。这是第三个短篇集子，想也叫“校园”什么与之配套，称为校园三部曲。无奈因“校园”所限，取不出一个有时代感的名字来，只好以其中一个篇目《女孩没泳衣》做为书名。

时代发展了，书名也与时俱进，传统的“贴切而简



洁”已过时。市场要求书名要有动感,要闪亮,要火爆,《女孩没泳衣》这方面应是合乎要求了。我喜欢这书名,真的喜欢。

三个短篇集子均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集子难,只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才帮这大的忙,而且是帮了一次又一次。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对我独厚,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她是我文学之根。根总是默默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除了《校园喜剧》和《校园风景》,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还于80年代给我出个中篇单行本,即《金子贝》。这《女孩没泳衣》是出版社给我出的第四本书,

每次出书,我都有对出版社说不出的感激。同时也感到不安,出版社对我的付出太多。聊以自慰的是前面三本书都产生一定社会效益,均获全国最高奖和省市奖,算是叶对根的一点情意。

最后,我以万分感激心情谨向社领导及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致以衷心谢意!

2003年春于汉口堤角

目 录

自序 韩辉光

爸是乡巴佬 1

家庭教师 11

今天过后是明天 24

特色男孩 42

江横渡与肖四海 52

继续同桌 64

女儿不再哭 72

女孩没泳衣 82

一件红毛衣 92

儿子的怪脾气	101
周广老师的硬件	110
第一课	115
谜一样的孩子	120
没有雨季	129
早恋调查	139
望海树	149
人就像鱼	161
受了惊吓的女孩	170
茗香	178
圈套	186
自由天地	194
大双小双	202
生动人物	211
这个重点	222
雪地里的春光	229



爸是乡巴佬

我妈杨柳腰，粉嫩水灵，美人一个；我爸又黑又矮，土眉土眼，进城十多年还是那乡巴佬模样。当初两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没人不觉奇怪。月老恶作剧，瞎搞一气。

当然月老要不乱牵线，世上便没我了。我庆幸自己像妈，而不像爸。要像爸，就嫁不出去了。呸，好不害臊。

我问妈，你当年是怎么爱上爸的？

妈说他追我追得发狂，我没办法。

我说就这吗？

妈说就这。

我说不真实。

妈说这鬼丫头。

我知道爸能力强，在单位工作出色；人也实在，人称为“泥巴坨”。月老也不是完全胡来，还是经过考虑的。



爸爱妈，有好吃的总叫我留点给妈，别吃完了；出差回来有时忘记给我带东西，却从不忘给妈带礼物，妈穿的戴的用的应有尽有，那全是爸出差带回的；妈身体要是哪儿有点不舒服，爸便孝子似的不离床前服侍妈……

自然妈对爸也一样，爸下班回来，妈一杯热茶递到爸手上；爸出差十天半月，妈要爸每天给她打个长途电话报平安，以免她担心；尽管爸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妈还是给爸买了一套 1800 块的西装，还配金利来领带……

我从没见过哪个同学的爸爸妈妈像我爸我妈那样两情如鱼水，真可谓是模范夫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爷爷的事两人闹起别扭来，越闹越僵。这是前所未有的。

爷爷 70 岁，在乡下。自前年奶奶去世后，爸便打算将爷爷接来一起住。无奈爷爷不肯来，说城里他住不惯。现在爷爷生病，需人照顾，他同意来了。

妈同意将爷爷接来，但不同意爷爷和我们一起住，



主张到外面租个小房让爷爷单独住。

爸不同意，爸说接来的目的便是一起住好照顾，让老人家单独住在外面怎么照顾？

妈说怎么不能照顾？房子租近点，每天去看一次。

爸说那何必，家里又不是没房。

妈说哪来房子，爷爷来了小莉住哪？

爸说把阳台封起来，小莉住阳台。

我愿住阳台，让爷爷住我那房子。可妈不同意，说阳台夏热冬冷，不能让孩子住阳台。

爸说让爷爷住阳台吗？

妈说我没说让爷爷住阳台，我的意思是在外面租房爷爷住。

爸说乃馨，别的我什么都依你，这点希望你能依我，不让老人住一起，我办不到。

妈说跟老人住一起，我也做不到。

妈讲干净，下班回来不住地这里扫那里抹，把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妈规定脱鞋进屋，屋里不许抽烟，对客人也不例外；上便所必须冲三次水，还要用刷子刷一下便盆；走路不要拖，要提起脚走……

这一切自然别指望从乡下来的爷爷能做到，便是我爸有时也没做到。但那是我爸，爷爷就不行。妈随爸去过乡下，爷爷给妈的印象是头包白羊肚巾，满脸刀刻般的皱纹，木讷呆板；嘴含旱烟管，烟管上吊个小布袋，布袋里装自己种的烟叶；一口黄黄的烟屎牙，浑浊的眼睛有白色的浆液，不住地咳嗽和随地吐痰……



“在外面租房住不是一样吗？”妈说。

“不一样。”爸说。

“现在的老人还不想跟儿女一起住哩。”

“我爹想。”

“那你就跟你爹住去吧。”

妈说着便转身进厨房，不欢而散。

那是中午，吃饭时谁都不讲话，静悄悄的。以往爸吃完饭，妈必起身给爸倒杯茶，再坐下继续吃。这天便免了，爸自己倒茶。温馨无比的家，一下变得冰冷起来。爸从不引妈生气，这是头一次。

妈冷若冰霜，将爸拒于八米之外。爸再见不着妈的笑脸，爸怅然若失。妈笑起来红唇一咧，两排匀整的白齿光芒四射，耀眼无比。爸下班或出差回来，一进门，妈抛去一个妩媚的笑，爸一身的疲劳都消除了。

可现在……

妈明确向爸表示，她不会和乡下来的公公一起住。

爸也无退让迹象，于是冷战加剧。先是妈不再给爸洗衣服，只洗她自己和我的。

爸便自己洗，这对于来自农村的他来说不算什么。

接着妈对爸进行生活制裁，不按时做饭。有时甚至不做饭，拉着我上馆子吃。

爸便吃方便面，这对于吃高粱面和腌菜长大的他说也不算什么。

再接着妈搬到客厅沙发上睡，让爸一人滚一张大床。



爸就一人睡,只当是出差在外……

妈能做的都做了,可爸就是不就范。爸说不能让老人住外面,这是原则问题。妈说她不跟老人一起住,也是原则问题。原则对原则,自然是互不相让了。

妈使出最后一招:如果你坚持和你爹一起住,咱们就离婚。

爸对核轰炸威胁也不惊慌,以不变应万变。妈要爸做出选择,爸瓮声瓮气说不要逼我嘛。

客观地说妈的态度也不算太过分,她同意接爷爷进城,也同意赡养,只是要求分开住。可爸认为分开住等于没接,甚至还不如不接。接就必须一起住,这是原则问题,不容讨价还价。两人都扎进死胡同,一个劲朝前走。

我不知帮谁好,好像两人都有理。爸说心里要站他一边,他是正确的;行动上中立,免得伤妈的心。爸便是这时也考虑到妈,足见是多么爱妈。

我就保持沉默,不介入。妈挑拨地问我:“你未必就愿住阳台?”

我也不做声。

妈晚上仍睡客厅沙发上,决心奉陪到底。爸不投降,她不收兵。沙发窄小,爱掉被子。爸不放心,半夜爬起来替妈扯被子。妈毫无感动,她现在需要的是让步而不是关心。

爸说你这样睡要睡出病来的。

妈眼就湿了,说你还怕我睡出病来,只怕我不死吧?

爸说乃馨,希望你理解我。



妈说我理解你，谁理解我？

妈对爸至今没半点让步迹象感到伤心与失望，爸不是最爱她么？为什么还让她天天睡沙发？当然她也不是一点不理解爸，她理解，但她仅仅只要求分开住，这有什么？委屈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爸说你这样睡真的要睡出病来，这样吧，你进房睡，我来睡沙发。

于是妈进房睡，让爸睡客厅沙发。

妈仍穷追不舍，要爸表态。爸还是那句话，不能让老人单独住外面。

妈说好吧，那就离婚。

第二天双休日，爸回乡看爷爷，叫我也去。我们搭三个多小时汽车，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才到爷爷家。已是深秋，山一片枯黄，梯田里点缀一点绿色。乡下的风比城里大，也比城里冷。天比城里高，也比城里蓝。空气比城里新鲜，我使劲地吸鼻子。

爸先领我到一个小山丘上看奶奶的坟。奶奶的坟已长满了草，只是草已枯萎。爸望奶奶坟，眼睛潮潮的。奶奶去世已两年，爸仍沉浸在悲痛中。爸在奶奶身旁坐了许久，才起身和我向爷爷家走去。

我由于学习忙，很少到乡下来。爷爷的家在一个山坳里，十几户人家，全是低矮的红砖瓦房。爷爷的房在西头顶端。这是做午饭时候，家家户户屋顶炊烟袅袅。爸一路跟人打招呼，几个邋邋孩子朝我们望。不少人说我长高了许多，也更俊了。



一位大娘说：“回来了，你爹正念你哩。”

爷爷正在厨房做饭，见我们回来挺高兴。做饭烧的是棉花秸，屋里烟雾弥漫，呛得我透不过气，眼也睁不开。爷爷连忙将灶火熄灭，烟就少了些。爸怪我这点烟也受不了，影响爷爷做饭。

爷爷说不要紧，饭做熟了，小火煨一煨也好。

爷爷慈爱地望着我笑，说我长得越发像妈了。爷爷是赞我漂亮，可不知怎的，我听了并不十分高兴。

爷爷拿眼细细打量爸，说爸瘦了，为什么瘦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爸说没事，挺好的。

爷爷还在望着爸，那目光是心贴着心肝粘着肝的。

爸爸和我在灶边的矮凳上坐下。爸问爷爷身体情况，爷爷说还是老样。

灶里的炭火红红的，没烧尽的棉花秸已被抽出，柴烟渐渐消失。锅里的饭已干水，在啾啾作响。自奶奶去世后，爸要是不出差，每半个月回来看爷爷一次。每次回来都带爷爷爱吃的猪头肉、牛肚子、臭豆腐和辣椒酱。这次也不例外，爸从提包里取出几样东西搁桌上。

爷爷说辣椒酱不用带，上次带的还没吃完。

爷爷只许爸带这几样东西，其他一概不许带。特别不许带药酒和蜂王浆之类东西，因为太贵。有次带了反惹他生气，爸再也不敢带。

爷爷从腰带上拔出他那旱烟管和烟袋，将烟管伸进袋里一扭一扭装烟叶，在灶里点火抽着，吐出团团浓烟，



屋里顿时充满难闻的怪味，比烧棉花秸的浓烟更呛人，更叫人难以忍受。不可想像妈能忍受爷爷在她那屋里放这样的烟雾。

爷爷默默抽着旱烟，灶里的火光映红他那饱经沧桑的脸。眼睛湿湿的，不知是被烟熏的，还是想奶奶。

“爹，我给娘刻了个碑，下个月开车来接你时把它带来安上。”爸说。

“下个月就走么？”爷爷问。

“是的，不然冬天来了，你一人怎么办？”

“乃馨的意见呢？”

“乃馨欢迎你去。”

爷爷脸上露出高兴的笑意，显然他担心妈不欢迎他。

爸起身将锅里的饭铲到一个大搪瓷盆里。爷爷做半锅饭，天气凉快，他总是煮一次吃几天。

爸切点带来的猪头肉和牛肚，再洗棵大白菜切好，叫爷爷给灶里加点棉花秸，统统炒了，盛三个碗。再炸几块臭豆腐，再用个小碟装点辣椒酱，我们便在灶边围着小圆桌用餐了。

爷爷吃得挺香，因为他就要进城和儿孙一起住了。爷爷说他现在还能动，主要是奶奶去世后没人说话，心里闷得慌。现在好了，进城和儿孙一起住，不怕寂寞。爷爷脸上又绽出高兴的笑容。

唉，爷爷，你哪里知道我妈想让你在外面单独住哩。

吃完饭，爸帮爷爷洗了几件衣服，便和我往回赶了，



因为我明天早上要到学校补课。走到路上,我问下个月就接爷爷进城么?

“是的。”爸说。

“和我们一起住么?”

“是的。”

“要是妈还是不同意呢?”

爸没回答。

太阳已西斜,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绵亘的群山,莽莽苍苍,博大幽远。远处的山顶上飘着朵朵白云,我唱起《故乡的云》。可看见爸默默的样子,我只唱几句便不唱了。爸在考虑接爷爷进城的事,他感到难办。

“爸,你准备怎么办?”

爸没立刻回答,过了许久才说:“如果我和你妈离婚,希望你能理解。”我吓一跳,离婚?不至于吧?

“你妈态度坚决。”

回到家里,我立即告诉妈。妈脸色变了,她没想到爸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她信心百倍地以为爸为了她会牺牲一切,会无条件地按她意志行事。现在看来,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我爸。

妈哭了。

妈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冷静一想。她现在就冷静一想,觉得让爷爷一人住外面是有点不大合适;照顾不方便;老人也寂寞;老人一辈子地里刨食,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供儿子读书,上到大学,容易吗?

妈还冷静一想,觉得我爸这人确实实在,他是那样



敬他爹。她当年不正是爱他的实在吗？

经过这么冷静一想，妈想通了，不再逼爸表态。

爸见妈不再做声，晚上便将被子从客厅沙发上抱回房里去。

妈将被子甩回客厅沙发上。

爸又抱进去。

妈又甩出来……

如此反复三次，妈不再甩。一夜无话，冷战结束。

第二天早上起来，妈便去请人封阳台，并要我做好搬到阳台住的准备。

其实爸的所谓同意离婚是假的，那天拉我一起回乡完全是计谋，目的是利用我向妈传递信息。爸装得挺像，连我也给蒙住了，以为他真的要离婚。

两军相遇勇者胜。妈大喊大叫可谓勇，爸不声不响准备做出牺牲表现大无畏，妈最后勇不过爸。看来两军相遇还是智者胜。

爸不仅在单位干得出色，在家也干得出色。